

王一桃著

壯麗的人生

魏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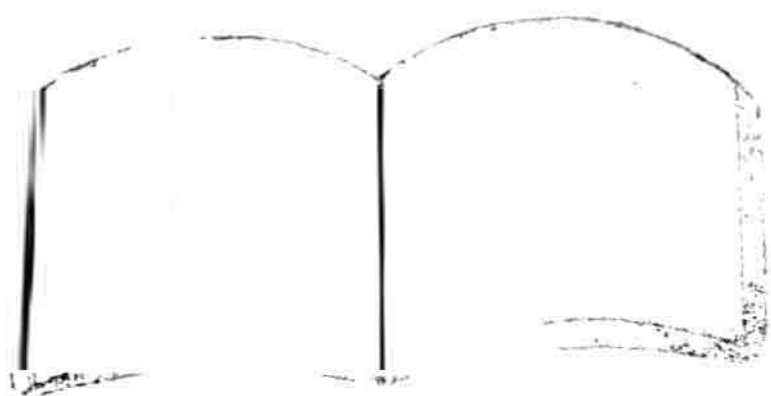


當代文藝出版社出版

王一桃著

壮麗的人生

魏甄題



壯麗的人生

ISBN : 962 · 278 · 196 · 9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作 者 / 王一桃

出 版 / 當代文藝出版社

香港沙田坳背灣街 14 ~ 24 號

金豪工業大廈二座 8 樓 H

電話 : 2694 1576

發 行 / 利通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

凱旋工商中心八樓 C 座

電話 : 2303 1010

印 刷 / 三和印刷廠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定 價 / 港幣三十八元正

捕捉真
弘揚善
追求美

王一桃
詩友共勉

臧克家
題

生命不息 戰鬥
不已 一枕先生

周雨復

壮丽的人生，书写出壮丽的
篇章。壮丽的华——章。
映写出壮丽的人生。

为

五一桃李的大作

壮丽的人生

峻青

一九九

十月十日

目 錄

封面題端：魏巍

題 詞：臧克家、周而復、峻青

壯麗的時代 壯麗的人生(自序) …… 王一桃 8

第一輯

人生，是壯麗的(五題)	12
在南洋，我曾遇到——	27
日軍如何在馬來半島登陸	31
馬來亞「緊急法令」前後	33
馬來亞「緊急法令」先後取締的報刊	43
拘留	51
獄中，又夢見	57
進入全馬最大的集中營	60
怡保營生活點滴(三則)	66
巴生，遊子淚是熱的	70
最後一笑及其他(三題)	74
英殖民者何以會撤出馬來亞	78

第二輯

我的小學、中學和大學	87
我和維新學校	93
維新學校名譽總理林推遷	97
維新學校與黃經烈	101

維新首屆學生自治會	107
我和知用中學	111
魯迅、茅盾在知用的講演	115
廖承志來知用講抗戰	119
張瑞權、何偉和朱光	123
知用周圍的「課外讀物」	127
我和真光、培英	131
那夏禮與培英	135
傅校長在培英	139
白鶴洞三年高中的回憶	143
我和廣西師院	147
藏龍卧虎五七級	152

第三輯

又回到了丁加奴(五題)	161
從史料中看丁加奴	171
我所知的丁加奴華僑華人史	179
江夏·同安·海外	195
絕非偶然的巧合	201
新加坡?就在我眼前	204
「民衆」·夜校·「小先生」	207
擁抱繆斯(二題)	210
從師院到民院的知交	
——我和農學冠	216
我和《文藝報》	222
我「這一個」的四個詮釋者	227

壯麗的時代 壯麗的人生

——《壯麗的人生》自序

1998 年底，我應了廣西作家協會等九個單位的邀請，先後到桂林、柳州、南寧分別出席他們為我舉行的「從文五十年」座談會。返港後竟一氣呵成了三十多篇散文，輯成一本《純美的時空》，交當代文藝出版社出版。此書一出，就收到讀者紛紛來函，希望能繼續讀到我的新作。盛情難卻，於是欣然命筆，通過個人來反映時代。

1 冰心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談及英國女作家吉尼亞·沃爾夫 (Virginia Woolf) 於 1936 年冬和她品茗論文的往事。這位英國女作家，建議她寫一本自傳，「把自己作為線索，把當地的一些社會現象貫穿起來。」並說「即使是關於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後人參考的史料。」此言有理。不管是寫系統的自傳還是寫片斷的自述，都能通過「小我」反映「大我」。因為人生總是和社會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寫成自傳或自述後，關於個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為後人參考的史料了。

我出生於 1934 年，也正是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那一年。雖然我當年並不生在中國，但整個人生是和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分不開的。我的父親於「七·七」事變那年不幸病故。不久我

的第二故鄉也淪陷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掌之中，我們這些海外僑胞就這樣度過了三年八個月的漫漫長夜。當馬來亞人民抗日軍趕走的日寇，老奸巨滑的殖民者又捲土重來，整個馬來亞的民族解放的民主運動即隨之掀起，而我也被捲入這場運動的鬥爭漩渦之中，並和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遙相呼應。我於 1948 年創辦的新南洋書店，就為這人類的正義事業大造輿論，自然也就遭到黑暗勢力的取締。而我，也因此過了兩年的鐵窗生涯，最後還被殖民當局驅逐出馬來亞！

從 1934 年到 1952 年，不過是短短的十八年，然而卻發生了太平洋戰爭和民族解放鬥爭兩大重要的歷史事件。血和火的時代，考驗了每一個社會中人。連我，小小年紀的我，也受到波及，受到鍛煉，受到考驗。因日本南進，令我整個小學生活支離破碎，令我過早地飽嚙人生的辛酸；因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令我投身爭自由爭獨立的洪流，令我過早地經歷人生的憂患。——正是這血和火的時代，催開了我壯麗的人生！

2 1952 年，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捩點。我這海外遊子第一次踏上祖國的土地。而更令人喜悅的是這不是古老沉睡的土地，也不是近代蒙羞的大地，更不是現代呻吟的土地，而是當代甦醒的大地！自從我曾祖父在戰亂和飢荒中不得不離鄉別井漂洋過海到馬來半島的東海岸謀生後，差不多有一個多世紀的歲月，無緣返過一次故鄉，拜過一次祖墳，以致成了千古遺恨！如今，當新中國的一輪紅日在地平線升起，作為第四代的我在「新偉建」輪的甲板上終於第一次看到這光芒

萬丈的曙光！看啊，馬六甲海峽遠了，珠江口近了，新中國在向海外孤兒招手了，眼前是明朗的天，歡騰的地……

從此，我開始受到祖國人民的培養，從中學一直唸到大學畢業。我在海外的祖輩沒有一個上過中學。有的連字都不認得一個，有的充其量也只能讀私塾，如此而已。我的祖父當過中醫，我的父親早年當過賬房，其知識也全靠自學得來。因此父親把厚望寄託在我身上，希望我能讀他們所沒有機會讀到的書，臨終時給三歲的我留下了一筆教育費用，還等到我二姐抱我到他榻前，才合上了雙眼……然而事與願違，他一去世就家道中落，那筆給我的教育費也付之東流！今天，只有在新生祖國的今天，他的遺願才終於實現！

回國二十多年來，由於不說自明的原因，我崇拜的「七月派」詩人在一次「反胡風」的運動中全被投入冤獄了，我心儀的學者、作家、教授在一次「反右鬥爭」全被「擴大」進去了，連我自己有一次繼「四清」而來的「文革」中也被「徹底打倒」了！同樣，在經濟領域上，「大躍進」變成了「大倒退」，「大煉鋼鐵」煉出來的是一堆廢鐵，「人民公社」吃大鍋飯，幾乎把老底都吃光了。到了十年浩劫，生產受到破壞，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邊緣……

甚麼時候才見到光明呢？那是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令人終於見到了光明的前途。——正是在這真理和謬誤、空想和求實的較量中，中國，才找到了新的光明，新的希望，並讓我去譜寫壯麗的

人生。

3 從 1980 年開始，我的人生走進了一個新的歷程。由於父母先後去世，遺留下的一筆不動產等我去繼承，在領導的體貼和關懷下，我全家五口獲准赴港去律師樓辦手續。從此就在這被英殖民者割據和租借的香港地定居了下來。

在香港，我個人經歷了兩年時期，即「下海」和「上岸」兩個不同的時期。其中以 1988 年為界。「下海」，主要是為了生存；「上岸」，主要為了發展。前者是不得已而為之，為了一家五口的生活，逼得你不硬着頭皮幹不可。後者則是得其所哉。因為我本人就是從文的，然而在香港寫作只能餓肚子，唯有以商養文。一旦有了經濟基礎，就可以無憂無慮地從事自己的文學創作，再加上有「下海」八年所積累的生活素材，更使我左右逢源長袖善舞了。

在香港，歷史走了兩個階段，即「分手」和「回歸」兩個不同的階段。其中以 1997 年為界。香港在鴉片戰爭中被英帝國主義割據後，一百多年來一直和祖國分手。到 1997，這一百多歲的赤子終於投到五千歲母親的懷抱！

而我，在此整整待了二十年，親身經歷了這兩個時代，成了 1997 香港回歸祖國的見證者。回歸前後的香港，都在我作品中反映出來了。

啊，正是壯麗的時代，催開壯麗的人生！正是壯麗的人生，簇擁壯麗的時代！

1999——2000 之交，寫於明珠璀璨的香港

第一輯

人生，是壯麗的(五題)

啊，家啊，可愛的家

「我兒時的褓姆是腰圍紗籠的姑巴剎，顫巍巍地，笑着我牙牙學語步步學行。我童年的搖籃是漂浮水母的丁加奴河，慢悠悠地，搖着我墮入夢鄉擁抱人生。」(《關於我的詩》)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我出生於英屬馬來亞的丁加奴州，從小雙親就把我送到巴剎的姑母家。姑母名叫黃蓮織，因住在丁加奴河畔的巴剎街，故稱「姑巴剎」。她家裏有一部留聲機，老放那首馬來歌曲：

5 5 5 5 3 7 i | 2 7 1 6 - |

A - wang - Ku - lah di ma - cham se - ka - rang

我的幼年好像現在這個樣

據說，每聽到這個旋律，躺在搖籃裏的我總「張開小口笑着」，惹得「大家都樂壞了」，於是久而久之，「A - wang - Ku - lah」便成了我的愛稱。其音譯為「阿旺占拉」，意譯為「這可愛的小孩」。小時我又白又胖，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有兩隻美麗的小酒渦，可愛極了。周圍的親友總互相爭着抱我、親我，甚至愛到將我那雙像棉花一樣的小手咬了又咬，而我，也在這一片愛的氛圍中張開小口笑着，笑着……

及長，我還學會了另一首英語歌：《啊，家啊，可愛的家》——

我的家在丁加奴，那裏有一條母親的河流。她從東海岸西部的山脈蜿蜒而來，流入了浩瀚的南中國海，由此可直駛福建同安。我的曾祖父黃同古，一百多年前就從福建省同安縣十二埔漂洋渡海到馬來半島的東海岸來。我在《王一桃詩選》自序《熱帶情·香港意·中國心》中寫道：

那時候的丁加奴，大河兩岸除了椰樹還是椰樹，除了蕉林還是蕉林，幾乎荒無人煙。置身於椰風蕉雨的熱帶，頗有點像魯濱遜漂流到一個荒島的感受。我那首《東海岸的傳說》就是這樣寫出來的：「當東海岸還睡在遠古的風中／只有海風輕撫着婀娜的椰樹／只有椰樹剪影於潔白的沙灘／只有沙灘在和海浪互相追逐／曾幾何時，海浪推送一葉孤舟來／孤舟有「唐山」的亞當和夏娃登陸／接着唐人和馬來人將海岸搖醒／海岸又將海龜、石油、黃金孵出。

我祖父黃雲寬從醫，還將祖國的傳統醫學傳到缺醫少藥的熱帶。我父親黃經烈只讀了幾年私塾，卻寫一手好字，開始先給人家打工，後來自立門戶，做了進出口生意，還擁有一個「聯安棧」、多個物業和幾處膠園，同時還成了當地著名的僑領。只可惜我剛滿三歲，就失去了父愛。我只記得他曾抱着我到中國街一家水果店買從「唐山」那裏運來的一串串葡萄，我在《追求父愛》一文中，對他在天之靈傾訴：「在丁加奴唐人街的一家水果店裏，父親，你抱着我去買葡萄，那是像綠翡翠般的葡萄，紫瑪瑙般的葡萄。

至今我還記得這玲瓏剔透的葡萄，充滿父愛的一串串水靈靈的葡萄……」「除此之外，父親，我對你似乎再沒有別的印象。」

然而，從我祖母張兩里、母親溫明枝那裏，我了解到父親不平凡的一生。他早年和一般海外華僑一樣曾做過苦力，當過學徒，任過帳房，從搬運伏白手興家，終於成了一個大僑商。難得的是他「身在南洋，心向祖國」、「見義勇爲，當仁不讓」，既「發展了僑居地的工商業」，又「支援了祖國的全民抗戰」，「不僅是衆望所歸的僑領，而且是盡忠報國的海外赤子」。

後來，從他生前留下的「鐵甲萬」(保險箱)中，我意外地發現到他親筆記下的相學家給他看相的「詳察」：「尊台貴相，容貌不端，其形古怪骨氣奇。上尖下肥，舉止翩翩，此乃火土之格，金水之局。……僅就此相格，命中本是良家之子。」而在「再查廿四部官」之下，有「貴人扶助」，「生平衣祿都充足」，且「必有潤屋之榮」，「三年以後，定卜大展宏圖，發達大財可成」，「一富一貴」，「財居數萬銀而終」等斷語。美中不足的是「祖業雖多，承者有限」，「財帛東得西失」……後來真的不幸而言中。在他撒手塵寰之後，家道立即中落，除了祖屋和廢園外，再也沒有甚麼值錢的遺產了。

而這些菲薄的遺產，居然要由十四個兄弟姐妹來分。我最小，雖是父母最寵愛的，但又是最不幸的。據說，父親臨終時非等我二姐把我抱到他眼前才肯安然閉他苦苦睜了半天的雙眼，而母親在我落難後也一直等我足足有二十年，以致哭

瞎了雙目！我前面的幾個兄長都因父蔭而獲良好的教育，然而我卻因父逝而失去這一機會，好在我天生還算有點聰穎，從姑巴剎那裏回到母親的身邊後，即將唐人街的住家門匾和商店招牌一一記在心中，然後再用西瓜皮當毛筆，在紅磚地上大書特書，以至被大人讚作「神童」。

我母親很疼愛我，到哪裏總把我帶到哪裏。受僑居地馬來習俗的影響，她梳了一個尖尖的後髻，插上閃閃發光的銀簪。上身穿格答雅紗衣，下身著馬來紗籠。口嚼檳榔、煙葉和石灰，嚼得嘴唇比塗口紅還要鮮紅。她最喜歡伸出臂彎，讓我枕着慢慢地墮入夢鄉。平時她每叫雲吞麵的外賣，總要留下三分之一給我吃。在我的印象中，從來沒有打過我一次。有一次逛馬來夜市時還買了一副假面給我，高興得我一夜睡不着覺。我雖然過早地失去父愛，但卻從母愛中得到補償——如同一隻小鳥，尋到溫暖明麗的枝桠。

我又唱起了「啊，家啊，可愛的家……」

三年八個月前後

我於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由七兄帶去維新報名上小學，其時還不滿七歲。學齡前我通過自學，識了幾百個漢字，能看比較淺顯的兒童讀物，因此一翻開《國語》第一冊第一課的「手，拍手，拍拍手」簡直感到易如反掌。平時測驗和考試成績自然均為全班之冠。但好景不常，就在這一年的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太平洋戰爭，我從此失學了整整三年八個月！

記得學校每星期週會，張春元校長總要作慷

慨激昂的演講。蔣才認老師還於課外活動教我們唱《救國軍歌》。而我父親生前就是這間丁加奴唯一華文學校的總理，禮堂兩邊牆上掛的巨幅相片中，就有一張是他的。他曾配合新加坡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在丁加奴做了大量工作。只可惜壯志未酬，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的前兩天不幸病故。我後來為此寫了一首《南洋椰子——悼亡父》：《蘆溝橋的炮震落了南洋椰子／從此深埋地下，連未酬的壯志／九泉下遇見永定河陣亡將士／唇幹口裂，立即捧出清甜椰汁／生前天各一方，死後共聚一處／椰殼裏有黃河南中國海的潮汐／要是仍經嚴霜結到一九四二，椰實／定成那塊碎得悲壯慘烈的玉」。而「以熱血，在黑板上大書正義」，「以激情，在禮堂裏點燃浩氣」的中華維新學校的校長張春元先生到了日本南侵時壯烈殉國，以他的「第一灘血滲入馬來亞土地」，並「化作岩漿，在火山口下聚積」……（《血與火——張春元校長》）

三年八個月，對馬來亞華僑來說實在太慘痛了。我先是隨一家人逃進山芭，大姐夫的一部私家車在熱帶暴雨下陷進了泥潭，母親隨身所帶的全部盤纏細軟就在月黑風高夜的馬來亞答屋裏全被擄掠一空。隨後又隨家人坐舢舨逃到對岸馬來漁村，那裏沒有大米飯吃只好吃番薯，番薯吃光了不得不吃木薯。等局勢稍為安定時，才隨家人重返唐人街，小小年紀的我，竟不得不去沿街叫賣馬來糕，到茶室去端「咖啡烏」、「羅地加也」，上街擺小攤，賣香煙、火柴……

好不容易等到盟軍反攻，抗日軍進城，我們